

党旗高高飘扬 喜迎十九大

诗词大赛

谛听党旗 当我有了信仰

(外一首)

□启民

谛听党旗
血液奔腾不息
千年的镰刀
被共产党人重新举起
和年轻的铁锤组成利器
割破1921年的夏季
一种叫共产主义的血液
自夜中国的上海
注入枯瘦苍白的躯体
疮痍深重的伤口渐渐愈合
一块块肌肉群
从瑞金、遵义、井冈山……隆起
苗壮成一支二万五千里的力臂
引春雷拨迷雾斩妖魔除厄
它挥舞的力量击倒三座大山
释放的能量使中国高昂地站起

谛听党旗
奔腾的红色旋律
舞动新的动力
融化保守思想的禁忌
激起岁月之河的涟漪
改革的春风荡起
春天的故事创造奇迹
把贫穷悲凉抵御
让华夏充满生机活力

谛听党旗
和平鸽飞舞的韵律里
明媚的阳光遍地流溢
千家万户招祥纳喜
如水的月色
把甜蜜的梦境润泽

谛听党旗
令人热血沸腾
美丽的“中国梦”引领百姓奔向幸福生活
亿万双辛劳的手绣出中华万千壮丽
奋进激荡的声音
沿着黄河长江的血管
奔向中华民族辉煌的新纪元

草鞋上的路

青草在黑暗中拔节
嫩草从石缝间突围
顽强的生命在血泊里站起
韧性与一种精神相织相编
一排排草鞋连系成一个整体
把一支清瘦褴褛的队伍
绵延起伏成流动的长城
中国革命的重量
压在草鞋柔软的底部

沉重的脚步
跨过金沙江 大渡河的铁索
翻越六盘山 岷山的雪韵
无数次在腥风血雨中
碾碎疯狂的马蹄声
在漫漫征程中
步步丈量革命的艰辛

坚韧的草鞋
辉映着镰刀铁锤的亮光
在金黄的光泽中日夜兼程
大踏步追赶冲锋的号角
红色政权在一块块新天地里
生根 发芽 茁壮成长

跳花节

□贺楠

为苗族阿婆用智能手机题

心无杂念尽情欢，
苗寨阿婆露笑颜。
党引农家行富路，
民拥政策爱清廉。
智能产品人人用，
科技兴国户户宣。
按下手机留倩影，
跳花节上舞翩跹。



王秀明、王甲海《新手机》 版画 89×119cm

小菜园记

□杨勇

生活
纪事

老家的小菜园仍旧茂密，蔬菜们生气汹涌。几畦攀爬的豆角，竞赛似的缠在木架上；西红柿开花了，挂出了绿色小灯笼；韭叶纷披，新挺的细茎擎出伞状的白花；向日葵凭倚木栅，沐着夏日阳光在沉思。这一切，当我用目光抚摸时，好像还是昨年时光。但我知道，今年的此刻，母亲再也不能看到她的小菜园了，就像我再也看不到她陪在我身边。

时光是否是连绵不断的？每一个逝者带走了什么？俯看花期已过的两株牡丹花和芍药花，绿叶上已然空无一物，潮湿的泥土里，围着它们的根茎，有依稀鲜艳过的花瓣，被泥土半掩。生命，灿烂之后是无声的，萧疏之后也是。但我听得见蝴蝶的叫喊，听得见蜜蜂的嗡鸣。这新一轮的生灵们，仍旧轻盈于这另一个复调般永恒的夏天。

母亲喜欢养花，这两株花是她手植的。去年开花正旺时，病中的母亲曾拄杖坐在小凳上长久地看它。我陪着她，我看见了蝴蝶飞，听到了蜜蜂嗡鸣。那是67岁的母亲最后的岁月，只是那时我不知道。那个看花的上午，母亲和我说了很多的话。她谈到了往事，谈到了死亡，安排后事，她是平静的。母亲劳碌了一生，晚年被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浮肿、尿毒症折磨着，她忍着痛疼，从不出声叫喊。此前，我和妹妹们给她过了一个家庭生日。在生日餐宴上，她在子女们的簇拥里面色红润，显得那么的健康。我们举杯，祝她长寿。那一刻，那一刻时光能静止该有多好！

母亲家里兄姊六个，她是长女，童年便担起了生存的重担。寒冬，年少的母亲常跟着姥姥去雪野里割芦苇，编炕席，去县城卖掉养家糊口。听母亲不断续叙述，我常常想到这样的场景：北风凛冽，一个穿着花布棉袄14岁的小女孩，围着厚厚的花格头巾，背着像小山似的芦苇席，勾头弯腰，孤单地走在白茫茫雪野上。她要去20里外的县城，将编好的席子卖掉。她的嘴边呼出白色哈气，脸上的棉头巾，满是白霜。她在冰天雪地里走啊走，走到了县城小市场，跺脚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买主，清亮的眼睛里全是渴盼的目光。中午，她卖掉了席子。她流连在食品摊前，咽着口水，还是忍住饥饿，她不肯买那一毛钱一个热乎乎的烧饼。当她又走在回乡的路上时，肚子里咕咕地叫，她冻得发抖，她咬牙忍着，瘦小的身影闪烁在北方清冽的原野上。

母亲的命运是过度操劳的，我能完成小学到大学的学业，都是母亲的缘故。事实上，搬到了幸福村，母亲还在为子女们操劳。她看大了外孙和孙子。她的大女儿一家进城谋生打工，也住在这里。她忍着糖尿病的折磨、忍着高血压带来的头痛，每天几乎都这样度过：早晨，五点多起床，给人准备可口的饭餐。整个上午洗碗，收拾屋子和小院落和菜地，晒水洗衣，帮大妹的理发店洗毛巾。中午，一个人做好午饭，给大妹送餐。午后小睡一会儿，就又开始了下午的劳作。

母亲离世的第4天，我在一首诗中写到：“在那里，一个白浪消逝了，又是一个白浪，母亲也是。”我知道，浪还在浪中，浪在风中，浪在水中，母亲也是。“水在水中，水在大地上，水在天上，水在一切周流中，母亲也是！”

一只不符合审美标准的猫

□巩高峰

书画

今天想来，那只猫显然是带着一身的预谋来到我家的。

在那之前，我家别说一只猫了，就连一盆花或者一株绿色植物都不许有。父亲的思维是有形状的，经是经，纬是纬，所以父亲不允许他条条框框的家里被有生命的東西打乱，因为活的东西我们控制不好。这是父亲的底线，一旦突破这个底线，父亲是要发大火的。

而那只猫体形偏小，毛色杂乱，眼珠子是黄褐色的。按照我的审美标准，在土猫的种族里它都算不上漂亮，相反，很丑。恶毒一点说，如果没人收养，它最后的归宿只能是野猫。而母亲把它当宝贝从路边抱了回来。

父亲愤怒的表现是他跑去办公室住了一个礼拜，在那些天里，母亲一直没给父亲做饭。我每天早上都能从母亲那里领到生活费，爱到哪家饭馆吃就去哪家饭馆。可是父亲呢，他从来都不知道其实自己每个月挣多少钱，当然，他身上也就没有钱。

父亲和母亲似乎就这样取得了一种平衡。而那只猫，在我家呆了下来。

不过猫毕竟是猫，它不像人，有理智，懂得识趣，它不，它在短暂地适应了我家的地理情况之后，就开始了它的占领。它把屎尿拉在偏僻的角落——我父亲的书柜底下，然后本能地扒了扒地上的土，想盖上。但是我家哪来的土啊，倒是柜子底下有几堆书，父亲觉得不够重要，又舍不得丢的书，于是猫只能在柜子底下那堆书里扒拉几下，也就算了。

这是它最大的罪证。别的都还好说，猫食猫食，它吃得很少，不存在浪费。它晚上活动白天睡觉，时间上和父亲也不冲突。但是这个罪证在猫做下三天或者是四天之后，被翻找一本的父亲发现了。父亲已经两个多礼拜没跟母亲说话了，那天父亲跟母亲有了交流——父亲从母亲为猫精心侍弄的窝里一把抓住了猫的脖子，三两步就把猫拎到了母亲面前。猫把它黄褐色的眼睛瞪到最大，嘴张到最开，挣扎着的爪子几乎划到母亲的鼻子。父亲似乎是不屑于说明怎么回事儿，也不想说明，他把猫的惨状展示给母亲之后，来到窗前，顺手把猫从窗户扔了出去。

母亲连忙往门外扑。我闪身跟在母亲身后，也往楼下跑。

我听到母亲“啊”的一声惊叫，那只猫挂在院子里一棵树的树枝上，摇摇欲坠。那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母亲仰着头一直用大大

作。红日西沉时，又做全家人的饭和洗碗。搬到幸福村后，母亲在院里开垦了这个小菜园。她说，院子大没用，种块地正好。现在，我能在这满眼绿色中看到母亲辛劳的身影，她透明地晃动在光线中，晃动在春夏秋冬里。早春四月，她走进菜园，执锹，躬身一锹锹地翻土，油黑的泥土翻身，春阳里散出白色的蒸气；五月暖阳，她规划小园，哪里种豆角，哪里种黄瓜，她根据蔬菜的高矮和生长长期长短，点种布局，她知道蔬菜们的生长秘密；六月初夏，她的小园里除杂草，给豆角、西红柿、黄瓜搭架；七月流火，我回来了，餐桌上总有新鲜的绿色蔬菜。母亲说，自己家的小菜园，不用化肥农药，吃着有菜味儿。八月秋高时，母亲会在空下来的菜地新种一茬白菜，十月里，小园满是肥绿的白菜；十一月，母亲开始渍酸菜，她将它们洗净，用温水烫过，一棵棵摆进大缸里，撒盐，用石头压紧。小菜园的味道，就是母亲的味道。我喜欢吃的酸菜都来自这块菜地，出自母亲的劳作。我爱吃酸菜馅饺子，每次回乡下，母亲都要一个人忙碌一上午。她洗酸菜，剁肉，剁菜，和馅，擀面皮，包饺子，然后下锅煮，这样要忙碌一上午。每次我回乡下，母亲都要细细地切酸菜，一袋袋备好，让我带到城里。我爱吃的干萝卜丝，豆瓣酱，她也都亲手制作，给我送到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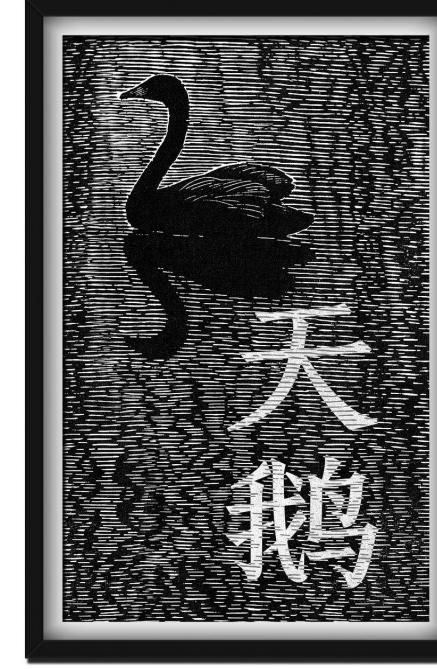
冬天的小院是寒寂的，小菜园也是。大雪纷纷时，母亲会在窗前看雪。雪停后，她出现在小院里，她清理雪，把它们堆到小园里。漫长的冬天，小园的雪堆得像方块高墙。初春时，有汨汨的化雪声，小菜园的泥土在饮水。母亲年年如此劳作，只是，她的力气一年不如一年，她的头发渐渐稀疏，她在雕刻时光也被时光雕刻。

母亲病重的最后一个春天，再无力给小园翻地。她拄杖看我挖泥土，告诉我如何用力，泥土要翻到多深，如何打碎土块，使得泥土更加精细。母亲看着我，眼神幸福柔和。我每次回来，她都是这样地看我，希望我能多陪着她。就这样，母子俩在幽静的小院里，头顶是高蓝的天。是的，去年的那一刻，如同今年的此时，它们在流逝，却永远地印在我的生命里。

我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种的菜了。母亲走远了，今年这一切仍旧。我看，小院砖缝里蒲公英又一株株长出来，开出黄花，打开白伞，任由许多的游子似的籽粒，风一样飘远了。我的母亲，总是在我的梦中出现。

母亲属牛，1949年生。母亲生在这个叫幸福的小村，一生转了很多村子，经历了很多辛劳，晚年又回到幸福村居住，在这里去世。或许，命运的轨迹真是一个圆。

母亲离世的第4天，我在一首诗中写到：“在那里，一个白浪消逝了，又是一个白浪，母亲也是。”我知道，浪还在浪中，浪在风中，浪在水中，母亲也是。



两瓶矿泉水

□谢志强

到底是世界变得复杂险恶了，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复杂的思考，还是我们的复杂思考，让世界变险恶了呢？

我的一位朋友刚刚带着他的儿子旅行归来，想让儿子了解这个世界的模样。他的儿子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说，那儿子们真的很幼稚。

事情发生在返程的列车里。夏天，车厢里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他的儿子一乘上火车就兴奋，坐不住，不停地在过道里走。旅客们都喜欢他的儿子，又白又胖，眼睛又大又亮。

儿子来问他：爸，那个人怎么老躬着腰，下巴抵着茶几？

他顺着儿子指的方向，发现那个人一只手和一只脚被铐在茶几腿上。

他拉住儿子，说：那是坏人。

儿子说：他为啥是坏人？

他说：肯定干了坏事，警察叔叔逮住了他。

儿子说：他干了啥坏事？

他说：杀人，偷东西。可别过去。

他拉儿子坐下来，还给儿子开了瓶纯净水，他要儿子歇歇，还替儿子擦了汗。儿子眨着眼，时不时地瞅那个人。

喝了水，儿子又待不住了，竟然走出去，去摸警察的肩章。他叫儿子过来，儿子却跟两位警察对话了。儿子问：叔叔，你们怕坏人吗？

警察笑了，说：不怕，我们专抓坏人。

他走过去，硬拽着儿子回到座位，说：坏人很坏，你不要走近坏人。

儿子天真地说：那两个叔叔怎么跟坏人坐在一起？

他说：他们的任务是押送坏人。

儿子去取纯净水，他递上喝了一半的那瓶，可是，儿子拿上了没有启盖的一瓶。趁他望向窗外，他的儿子又走过去了。

他听到儿子对警察说：叔叔，他渴了，我给他喝纯净水。

警察说：他不渴。

儿子很执拗，说：叔叔，他渴了。

他用带有命令的口气叫儿子回来。可是，儿子那样子，似乎一定要“塞”出那瓶纯净水。警察问那个人，不料，那个人竟然点了点头。儿子立即把瓶子递给那人，递到他没被铐住的右手里。

我来了兴趣，说：你那儿子脾气还真执拗，想送别人东西一定要送出。

他告诉我：儿子来劲了，坐了一会儿，趁我没注意，又拿走另一瓶。

他的儿子又去那个人面前。

警察怀疑他的儿子认识那个犯人——准确的说法，是犯罪嫌疑人。儿子报了学警所在的城市——终点站，而警察和犯罪嫌疑人还有三站就到了。

警察逗他的儿子，说：已经给了一瓶，行了。

儿子说：他还会渴，留给他渴了喝。

他强行要儿子坐在靠窗的座位，指责儿子，说：你知道不知道，那个人是坏人，坏人对你可不留情呢。

我说：你知道你儿子为啥给那个人纯净水喝？他说他问了儿子，儿子回答：我喝水的时候，那个人眼睛一直在盯着我，盯着我的瓶子。

我拍手，说：你儿子还挺细心，小孩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

他说：可那个人是犯人，是坏人，我儿子建立不起这个概念，好人坏人都分不清。

我说：小孩的视角很单纯，在你儿子的眼里，那个人是人，他还没开始把人分成好人坏人。

他说：所以，我担心。

列车驶入一个车站，警察押着那个人下车，经过我朋友的座位——他的儿子已依偎着他熟睡了。

他说，那个罪犯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和儿子，他没想到的是，那个人深深地向他和儿子鞠了个躬。他看见了那个人眼角湿湿的亮着泪光。

当然，这一切他的儿子都不知道。当犯人下车的时候，儿子仍然安静地睡着。

您是不是一个对别人的一举一动习惯性进行分析解读的人呢？经过分析之后，是不是通常会得出复杂的结论呢？到底是世界变得复杂险恶了，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复杂的思考，还是我们的复杂思考，让世界变险恶了呢？也许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吧。



扫描二维码关注《天鹅》